油棕葉尖上的血

當世界渴求油脂：綠色擴張時代的一份記錄

四分之一個世紀前，當歐洲被戰爭的冰雪籠罩，石油價格如永不滿足的蛇般攀升，羣島上數千名婦女的命運，就被抵押給了一種帶刺的樹。那是超級大國競逐影響力的年代，馬六甲海峽的油輪船隊成為世界經濟的動脈；來自熱帶土地的“液體黃金”——棕櫚油——則取代那些因遙遠國度政治風暴而供應受阻的大豆油與其他植物油，成為市場寵兒。

當時，印度尼西亞擺脫殖民枷鎖、贏得獨立不過數十年，便向投資者敞開大門。蘇門答臘與加里曼丹的森林遭到大肆砍伐，取而代之的是整齊劃一的綠色油棕海洋，如列隊等待號令的帝國軍隊。擁有外資和權力中樞關係的大企業，獲得了面積堪比爪哇諸侯領地的土地特許經營權。

他們從混亂的地緣政治中獲益。烏克蘭戰爭擾亂葵花籽油供應，拉丁美洲乾旱破壞大豆收成，世界對食用油、生物燃料與油脂化學品的需求卻從未減少。紙面上，油棕是救世主。外匯源源流入國庫，官員講話中反覆提及數以千兆印尼盾計的金額。這種商品貢獻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.5%，據稱直接或間接僱用了多達900萬人。

然而，正如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所說：“Quidquid luce videt, tenebris absconditur”——光中可見的，也隱藏於黑暗之中。

寬闊葉片下的陰暗圖景

翻閱國家人權委員會（Komnas HAM）的報告檔案，以及不同非政府組織2024與2025年的調查資料，便會看見種植園勞動者命運的陰暗圖景。2024年，Komnas HAM共收到44宗涉及商業實體的投訴，其中6宗涉及勞動問題，21宗涉及土地衝突。

在西加里曼丹，對六家油棕種植園企業的調查揭露了令人痛心的現實：約一千名受評估工人中，約800人遭遇嚴重權利侵害。勞動合同不明確、缺少醫療保障、職業安全與健康（K3）標準低下、沒有社會保障，成了他們每天不得不吞下的苦果。

當地一位工會幹部曾苦澀地說：“五家企業中，有三家在被警告後願意改善工人處境。但另外兩家——一家在Ketapang縣，一家在Sanggau縣——即使被政府傳喚並警告，仍置之不理。”

由此，我們開始看見最脆弱的面孔：婦女。每天運往工廠的堆堆鮮果串背後，她們纔是真正的支柱。

暮色中的婦女故事

西加里曼丹綠色油棕種植園綿延320萬公頃，約佔全省面積22%。超過50萬人依靠種植園維生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臨時日工（BHL）身份勞動的婦女。

臨時日工身份，是一種不易察覺的束縛。她們像正式工一樣早出晚歸，施用600至1,200公斤肥料、噴灑藥劑，甚至採收重達數十公斤的果串。但在文件上，她們並非長期僱員。結果，節日津貼、養老保障，乃至經期假和產假等法定權利，都成了遙不可及的睡前故事。

西加里曼丹油棕種植園工會聯合會主席Yublina，一再為她們發聲：

> “油棕種植園裏，仍有婦女因為臨時日工身份，得不到經期假和產假，即使已經工作超過五年。工資有時也不平等。同樣繁重的工作，拿到的工資卻不同。男性有津貼，女性沒有，尤其是輔助女工。”

她們還承擔雙重負擔。從種植園回家後，仍須做孩子的母親、丈夫的妻子，照管整個家庭。身體幾乎從未真正休息。在醫療設施有限、甚至常常無法服務婦女的情況下，生活重壓不斷堆積。

更令人心酸的，是Ketapang縣67歲的Fatimah。她在PT Aditya Agroindo工作13年，卻仍是臨時日工。身體瘦弱，步履緩慢，但每天依然穿行於油棕園中。

她因病請求離職時，企業沒有理會。她從未獲得BPJS醫療保障，每次咳嗽或發燒，都得自己掏錢。她與丈夫住的，只是一間鐵皮屋頂的小屋。本應在含飴弄孫與祈禱中度過的晚年，她仍須扛起生存重擔，因為國家和企業無視憲法賦予的責任。

> “Fatimah的遭遇，只是無數油棕種植園女工案例之一。這不只是用工身份問題，而是人性問題。”

在血液中蔓延的毒

還有一種無聲威脅，緩慢侵入她們的身體。種植園裏的婦女與化學品、農藥、除草劑和合成肥料搏鬥。缺乏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，毒物便從皮膚毛孔進入，或被吸入肺中。

研究表明，長期接觸可能導致皮膚刺激、生殖障礙、不孕，甚至癌症。這些情況實實在在地發生在現場。然而，當勞動者報告職業病，企業往往辯稱疾病早已存在，或以其只是臨時日工為由拒絕承擔責任。

國家在哪裏？

於是，我們追問：監督在哪裏？那些年年接收報告、舉辦政策宣講的官員，又在哪裏？

紙面上，政府確實並非毫無行動。2025年第33號農業部長條例規定永續棕櫚油認證（ISPO），以36項勞動指標約束企業，包括性別平等與禁止童工。種植園主管部門也有計畫，將收益分成資金用於社會保障。

然而，現實與規則之間的距離，猶如深淵。某縣勞動部門負責人或許會說，轄區沒有針對婦女的暴力投訴。但沒有投訴，不代表沒有發生。女工往往不敢舉報，害怕被解僱、被威脅、遭到壓制性報復，甚至最終被刑事化。分析簡單卻苦澀：忽視之所以持續，是因為女工，尤其臨時日工，缺乏議價能力。在企業賬本中，她們幾乎不可見。

企業利用監管漏洞，一個人可以連續13年以臨時日工身份勞動，既未轉正，也無醫療及退休保障。這顯然違反1945年憲法及2003年第13號勞動法所要求的公正與法律確定性原則。

企業享受鉅額利潤。即使疫情期間，油棕生產也向國庫貢獻約250萬億印尼盾；2024年，估計又貢獻約88萬億印尼盾。然而，驚人數字背後，是因肥料而雙手瘙癢、因負重而腰背疼痛、因孩子生病卻無錢就醫而心碎的婦女。

> “既然已被認定為戰略性行業，工人卻仍得不到保護，這真是諷刺。如今，油棕種植園

> 勞動者仍被當成奴隸對待。”一位勞工活動人士說。

不可熄滅的聲音

在加里曼丹烈日之下，在永不停歇結出果實的油棕樹列之間，這些婦女繼續勞作。她們是母親、妻子，是家庭支柱，也是推動國家經濟的巨大機器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她們的身體成為最後一道邊界，不斷遭化學毒物、不公工資、不確定的用工身份，以及半閉雙眼的國家所侵犯。

> “我們不僅是油棕種植園裏的工人。我們是母親、耕作者、土地的守護者、語言的守護者、生命的守護者，也是未來世代的守護者。”

因此，如果我們要書寫國家進步的故事，請別忘記為她們的抗爭留出專門一章：那些油棕葉尖上的婦女，血與汗無名地流淌，卻成為維繫我們所有人生命的脈搏。

Teraju Indonesia倡導與宣傳團隊

閱讀全文